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禮部集卷二十

元 吳師道 撰

移

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

嘗聞有道德者沒則祭於瞽宗令學有先賢之祠古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師可法當今之所表章學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於祠豈不為鄉邦之深恥學校

之缺典予竊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溪人少而好學有經世之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歴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栢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寔學於勉齋黄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游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為在位者所沮格宋季以廸功郎史館編校名已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

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幾而卒所著書表注大學章句䟽義刋於婺江東憲司又刋䟽義于宣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婺學刋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註考証傳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道德無忝於前脩論著有裨於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况先生後嗣貧窶非欲藉是以庇身而某見義舉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轉聞有司祠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

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欽聞聖朝興崇正學表章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主程朱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尊其爵至于門人高弟同源分流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故于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附之風聲夫惟設教廣而立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朝之盛典視前

代為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子恭生宋淳熙中躬禀
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官游臨川勉齋黄公為令從而受
學遂厭科舉之習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師說不為空言
玩索沉潛涵養淳粹藴經綸之宏畧勵廉退之髙節隱
居金華之山北學者尊為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聘
不就以名薦閫景定中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
州學教授兼麗澤山長固辭不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
除兼崇政殿說書辭之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

亦不肯受誓老布衣作詩見志既歿錫謚文定平時不輕撰惟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已久誦習者多近思録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稾文集十卷藏于家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末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生栢實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須載道北方仁山金履祥校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源所

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頼以私淑其贊治善俗之功不為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於幾先闡教文明大行於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或謂昔雙峯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即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遺闕竊見近年𠞰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菴平江之甫里不過文義

著作之士因有申明蒙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事絕攀援于義非憖有言非忝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慰悅是邦人之願亦足興起海內學者之心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

竊以博士之官掌司書籍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令之職也當職猥以疎庸具員承乏伏見監學雖有藏書並無點定善本諸生傳習師異指殊不無乖舛嘗聞先儒有

云昔人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爾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又云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文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處不理會枉費詞說牽補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三復斯言誠為至論當職生長金華聞標抹點書之法始自東萊吕成公至今故家所藏猶有漢書資治通鑑之類逮宋季年北山何文定公基傳朱子之學於勉齋黄公若魯齋王文憲公栢實游其門仁山金履祥並學於何王而導江張𩔗學於王

氏以教於北方何氏所點四書及今溫州有板本王氏所點四書及通鑑綱目傳布四方金氏張氏所點皆祖述何王近時許謙益之乃金氏高弟重點四書章句集註及以廖氏九經校本再加校點他如儀禮春秋公穀二傳并注易程氏傳朱氏本義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朱氏家禮皆有點本分別句讀訂定字音考正謬訛標識段畫辭不費而義明用功積年後出愈精學士大夫咸所推服謙之學行本道屢薦于朝不幸而没其他亦有

著述而㸃書特為切要今所傳多出副本而其家藏乃親筆所定可信不差學者得之真造道之指南也如蒙監學特為申明轉聞上司委通紀之士親賫善本就其家傳録并廣求吕子及何王金氏之書頒之學宫嘉惠後進實斯文之大幸

代孫幹卿御史請刊近思録發揮等書公文

竊謂傳道受業必以正學為宗著書立説貴乎世教有補所宜章顯以示激揚當職往歳偹員婺州路屬邑獲

聞北山何文定公基親學于勉齋黄氏得朱子的傳道
德之望爲特師表亡宋屢名授以史館校勘崇政殿説
書並辭不受所著書有大學中庸易大傳啟蒙通書近
思録等發揮並用朱子本旨不雜他説大學等書發揮
刊行已久止有近思録發揮未就内太極圖西銘發揮
先刊於紹興其後門人仁山金履祥纂次訂定見有全
書葢近思録乃近世一經而發揮之旨尤爲精要非泛
泛他書之比金氏之學傳之許謙紹述宗旨南北從游

者甚衆屢蒙臺府及本道列薦未仕而卒譔所著述有讀四書叢説詩集傳名物鈔尤有發明四方傳録多以未見為恨以上近思録發揮讀四書叢説詩集傳名物鈔三書不過數十卷計費不為甚大如蒙就于婺州路儒學錢糧内刋板流布幸惠後學其于教化不為無補

祭文

祭邵州判縣尹父子文

嗚呼自吾聞梅境童甫父子之死為之驚吁痛怛累句

月弗寧令忍言之哉惟公父子鄰邦之特風聲相聞而初未識邈茲宣城乃並轍跡子忝録曹章甫作邑實嘗代庖趣迎飛舄遂爲交承契分尤密一老昂然年且九十我時進拜誨言懇惻謂世險艱羣枉惡直盍與我子交警互掖我佩斯言日省以惕屬歲薦荒勸分發倉督責峻急赴愬披猖尤賴章甫協贊交相幸而事集謂而稍康胡爲繼茲往往劇任精力耗疲吏卧而病我時在告枉顧凄凉勸我先歸行亦治裝又貽我詩子餞我觴

寒風敬亭涷雪水陽執别愴恨情何可忘嗚呼曾謂不半載而相繼以亡耶自予之歸亦喪季父憂纏病侵矧聞茲訃仰首號天天不可知吉人而凶善行乃菑彼誣上行私罪疊丘山者方揚揚得志不此悼而反唆興言至此如何勿悲旅殯蕭條來還何時不腆雞黍千里以馳洒淚緘辭庶其鑒之嗚呼哀哉

祭許徵君益之文

嗚呼紫陽朱子之傳其在吾鄉曰何與王傳之仁山以

及於公其道彌光仁山之門公晚始到獨超等夷遂詣深造葢其禀純明誠篤之資厲堅貞端介之操退若不勝衣而淵乎其似道經傳之言窮析精微義利之辨昭燭毫釐雅正之文古淡之句纂言著書根極理趣明體適用才堪佐特金華勸講法從論思風紀之職成均之師使得處之無適不宜臬司早辟崇臺列薦禮幣踵門繡衣往見衆人所羨公視藐焉匪以為高吾病沉綿嗚呼天既厄公以貧又纒以病貧非所憂病也實命杜門

不出學徒四來隨其淺深耳受心開方科目之暫興競葩藻與掄魁獨絕口而弗談務善端之深培盖公之學雖不及顯施以為邦家之用而猶歸然繫南北之望足以淑一世之英才小子托文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鐫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儗其堅比居閈而處獨盍共究於遺編不鄙余以不肖將叩竭于師傳前歲之冬遠役江壖幸音書之不絕慰予心之拳拳每言病以增劇亦祇謂之常然曾兩書于一月

乃永訣而終天慨愚生之無成昧出處于幾先誓拂袖以來歸永相從以周旋竟一朝而舍我獨後死而誰憐斂不憑棺窆不執引我實負公夫復奚言惟精神之如生耿耿相照則無間于九泉緘辭告哀有泪如川

監學祭陳衆仲監丞文

嗚呼天之生材也不數而才之成也不易生之何摧傷毁折而不使之永長先生産閩文獻之邦淵源外家佩服義方其耳濡目染者莫非有典有則之學而力追古

作則又大肆其力於文章徒步而來京師叅諸公以翺

翔供奉承明論說虞庠爀蜚英而發聞侈黼黻而鋪張

凡朝論之所屬吾徒之所望盖將進而長夫白玉之堂

夫何奇疾纒綿沉憂耗傷冉冉經年靡藥弗嘗極吾僚

友之情而莫之救徒環視以彷徨令其已矣嗟哉彼蒼

雖祿壽之弗登而製作流傳碑板炤耀在四方而不泯

者可賴此而不亾某等謹率諸生相與治喪送靈車之

南返俾奉命以歸藏庶幾晝斯文之誼慰精爽于冥茫

寄哀一奠有淚浪浪

事述

節録王何二先生行實寄史局諸公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𤼵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其仲子也早從鄉人國録陳公震習舉業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陳竒之崇道公為臨川丞時勉齋黄文肅公為宰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

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臨别又告以但熟讀四書先生終身不忘此語也微辭與義研精殫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髙狥人而少變也凡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説而自見者居盤溪上因朱子門人楊公與立一見推服自此來學者始衆先生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舉朱子遠游篇曰此其則也于詩則曰讀詩别是一法與他經不同須先掃蕩胸次淨静然後

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也至於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夭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謂四書當以集註為主而以語錄輔翊之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疎

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故先生不著述性
精取語錄以為發揮僅及四書大傳通書易啟蒙近思
錄而已晚年則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
散緩此其精詣造約終不失黄公臨别之訓也王文憲
公栢既師事先生先生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王公高
明絶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
返先生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諸經既經朱子訂定其
未暇者皆非甚切且當謹守精玩不必又多起疑論有

欲為後學者言謹之又謹可也先生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然皆非自外求也先生集三十卷而與王公問辨者十八卷不因王公之問則先生無一言孰得而窺之哉淳祐中趙公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添倅鄭公士懿守蔡公抗楊公棟相繼延請皆辭景定五年李公鏞為畿漕會有詔舉賢特上先生名遂與建人徐幾同被命特補廸功郎添差婺州

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改元復除史館校勘御筆兼崇政殿說書降詔控辭再三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岳廟終亦不受也盖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諸公以朱子之學顯者不少矣大抵天樂淺而世好深故其所就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先生介然獨立盎思有以矯之于其同門宿學猶不滿日恨其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編應聘講弟恐無益于人而徒勤于道路溺世當叔季獨抱隱憂

尤有難以與人言者然則先生之見遠矣咸淳四年十二月卒年八十有一平生質弱多病以自能保攝至此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易啟蒙發揮二卷通書發揮二卷近思録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脱稿近思録未校正餘在家刋布已久太極西銘發揮即近思録摘出者文集三十卷藏于家所標點諸書近存者皆可傳世垂則也

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文靖公受易論語既又從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游父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瀚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朱子銘崇政公墓又有寧庵記瀚請為公墓祠作也先生少慕諸葛亮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别以鉛黄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勉齋黄公通釋尚缺答語約語録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

然曰長孏非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朱子門人遊獨楊公與立告以北山何基子恭學於勉齋得朱子傳宜往從之既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為作魯齋箴自是發憤奮厲諸書無不標抹點校四書通鑑綱目則尤著者也嘗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絶作研幾七十餘圖敬齋箴於日用從事夙興見廟治家嚴飭閑閤清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幼孤事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割腴田與元愛從子侃賢與共學並居開之死

與斂且葬凡宗族交友恩意周盡四方來學者隨其淺深啟誘之尤以大學為首教蔡公抗楊公棟相繼守婺趙公景緯守台禮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碩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既歸講道于家著撰益精冨作易圖推明河洛先後天之驗曰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偶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河圖却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祖宗乎大禹得洛書

而別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洪範六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祖宗乎又曰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大意也以二四易置於東西以七九易置于西南此其妙機也惟如此而後縱横相對皆十干是陽居正而陰居隅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

以四成數而下上之則偶在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洪範經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七二六四八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証相感舉一隅也今三從一横取義亦舉一隅也于今詩則謂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足之夫子所删容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

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則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篇皆當在所削也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鄭曰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則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輙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四時之序嘗叅聖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紀事無位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為垂法後

世則非也又謂大學致知章未嘗亾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而不可為目於論語則謂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顏不得與帝王之書並理宗時講官徐僑嘗請錫名魯經有詔奉行時議遷之而止于是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其獨見卓識多此類也咸淳十年五月微疾手書付其子若曰吾不遠矣七月某甲子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于朝贈承事郎賜謚

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蕙江張須也宋季近臣嘗
言其學行於朝下郡錄所著書先生不以出有讀易記
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
太極圖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
句三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閑學之書四
卷文章續古三十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疏二百
卷凝道志二十卷朱子旨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
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考十六卷大爾雅義六卷字原

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歴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涵古圖書一卷詩辨說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雜志二卷發遺三昧指南一卷朝草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文集七十五卷家乘五十卷又有親校刋刻諸書無不精善比年發屢燬散落已多存者或秘而不傳然其磊落光明者固已見于世矣

吴氏家述

吳氏散居江浙間者乃太伯公之裔也世遠譜亾不可稽考吾家高祖府君諱杞自衢徙來蘭溪娶唐氏是生曾大父諱焯娶陳氏生三子昌遲其季大父也諱儒宗字景舒元配湯氏繼張氏二女孿生四子男皆湯出女適徐闕次早世子男諱辛字伯祥今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次諱文字文可娶應氏次諱臯字立之娶柴氏次㓜繼他姓由高祖府君而上皆潛美不耀曾大父始好儒命二子治生產而專其季于學

觀命名意可見大父攻苦自力既精舉子業博通羣籍
壯歲當端平淳祐時碩儒耆彥接熟見聞文尚理致宏
厚靖夷貌莊而氣和管數大家經旨授者多占科選而
己輙不利咸淳季年補國子學先考應奉亦與名待補
生而時代變矣事既平中猶治儒不廢與一二遺老以
綱紀鄉學為務有司就延以職人尊之曰碧溪先生已
而以老休於家先考率諸父先意承養歲時怡愉歡適聰
明康强壽九十猶讀細字書飲酒數升不亂臨終正衣

冠言笑而逝先考元貞大德間受知諸公以教官選初授金華教諭改仙居所至建宮給田有績于學至大初升岱山書院山長以涉海遠不行與仲季同居均財無間言篤愛姻黨好賓客施予不倦里中平忿憾拯急難倚以為重無大小咸得其歡心焉先考無子師道實季父所生季父性剛治中尤留藏好正言責人卒少合而其心於慈恕最隆動守禮法飭戒子孫惟恐為不善事隱約終身務培植陰德而已至元癸未先大父已七十

餘而師道始生鍾愛甚脫襁褓臥起飲食挾與俱能言

口授以書喜其可教少長課以詩賦兼講經義嘗言之

曰吾束髮即試有司中年後偕爾諸父迄無成非藝不

善也今夢寐間猶不離場屋間殆習氣歟抑時運承平

科且復歟不然謹身飭行猶不失為善士爾其毋怠學

也又曰吾家世以善聞而清白相承吾性尤寬耐有犯

不校一時名成志得頡頏作氣勢者安在而吾幸獨存

崎嶇兵戈盜賊間人無怨仇之者更善遇之及今老壽

子孫衆蕃意者天之報施乎嚮于予者將發于若等乎

命先考以師道後日他豈無可立者不可使文脈由吾

家嗣而絶躬保護而成立之没然後已不幸吾家繼罹

憂患生理遂落挾冊無救饑寒雖諸父不以責師道也

每念遺訓為之感涕刻厲歴十四年而科目興又七年

忝與末第幸先考季父猶存而悲吾大父之不及見矣

時先妣亦已卒數年間先考季父皆及八旬祿養未充

而相繼淪喪嗚呼痛哉師道蒙恩官七品僅得追贈考

妣自先大父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從祖妣祔其後先考妣亦葬於旁當時咸無志石名諱歲月久將泯沒不肖孫之罪益重矣蓋先大父生嘉定壬申九月十四日沒以大德辛丑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以甲辰十二月丙午二祖妣生沒俱在家遠不能詳先考應奉生以淳祐乙巳九月十八日沒以至治癸亥十二月二日葬以泰定乙丑二月丙申先妣宜人生以淳祐癸卯二月三日沒以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三日葬以己未十二月庚申季

父生以淳祐辛亥十二月一日没以至順辛未五月二十一日未葬詳吾之所自出故弗他及主于追錄故諸孫以下不書嗚呼富貴之澤易衰詩書之傳難繼合吾同祖之族與吾為昆弟今存者四人與吾之子為昆弟者九人隨俗變移希不失業勢蓋有不得不然者然是以致顯耀固非冥冥中所樂聞此師道所以盡然而傷惕然而懼也方藐焉孑立雖仕而微其守官厲己動循家法故日趣于空乏不自振然用是不辱其身以及其

先亦足以報矣顧吾祖宗之所以流澤者大而猶虛其應幸而名秩稍進推恩之典得上及而旁推異時表于其阡庚以昭荅萬一是未可必也師道二子幼就學能以世系為問因詳書示之并以先大父所付屬者具載焉或者善人之後獲邀福于天而天之永永勿墜師道之志其有仲乎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嗣孫師道百拜謹志

附録諸公題志後

右蘭溪吳氏家述延祐七年進士吳師道所自著也歷叙其大父母父母之所以培養深厚與夫為善之道以期其後人之意甚至元統三年暮春本由錢塘移舟溯水之濱與吾君道舊經日覩所著述尤切切於天理民彞之間而是篇乃所以示其子若孫使知其世之積善成徳非偶然者且命本以纇楷書之藏於家乘本少時嘗讀歐陽先生瀧岡阡表未嘗不抆涕謳吟反復感歎盖其言出於至情足以當人之善

心吳君雖未能大施其素學而歷官每以清白稱使其逢時得位則其推仁錫類豈不周浹也哉所謂養不必豐而全大節以表瀧岡者其亦有行也歟是歲仲夏京兆杜本謹書

又

太史公作三十世家以吳為首自泰伯至夫差可覩已其後以國為氏雖散在四方去之千里人猶知其同出於句吳世家者以其氏也余忝與金華正傳甫

同氏余家德讓堂正傳實嘗記之今觀正傳所述世德之美及家學之盛余亦與有忻慕焉夫策名上第而榮逮其親世未嘗無也余獨愛正傳名益進德益修而聞譽益有光於前人此非衆人之所能及也然余觀正傳之心兢兢自持惟日不足是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蓋其平生之學本以昔賢顯大其先世自期而吾之顯其親者猶未至則如奉拱璧如持槃水所以自持其身者不得不厚而所謂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殆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凡正傳所以自述而遺其後人者不過如此若乃謂其不自足於己者將有所取必于天斯亦過矣余懼讀者未之詳也故書之下方番陽吳存書

又

昔李先生潛訓其子以不欺而寧遲於取應後三子相繼第進士其一人名樸者學於程門致位尊顯而先生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世其德且榮名追崇之子

道其廢矣乎然二者得兼固人之所願抑富貴在天世德在我在我者可以勉人則不能必于其天有諸中失於外君子且將曰幸哉有子如此況内外兼之而在外特未大慊于志由是之焉又自有致其光昭之道乎友人吳君師道自其大父曁應奉公善蓋于其鄉既賢且文數奇不進於進士用是遺其子孫君奮儒科為大邑所至有聲亦既錫光幽壤矣均宏盛典其有待乎官資之崇歟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大史公曰爾為太史無忘吾所論著余
觀此竊有契云東陽許謙謹題

又

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后稷始為農師而農事
之所宜自盡其力者不可以一勳名也要其所成有
相之矣詩人推原其本而為之辭故以誕之一言發
之誕非大所能盡也吾友吴君正傳用儒殖家閱三
世百年而君始以文行奮由科目自致膴仕推恩及

其考妣髣髴乎祚胤之大而益滋者也君示余以所自為家述載其服襲于家庭之至行與絡聞于祖考之訓言諴切懇惻足以興起人性之善而和諸物則之懿然則即詩証之所謂后稷之穡非能自致蕃育如此固有相之以道耳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遟速有時此理之常也茲非據乎烏蜀山人柳貫識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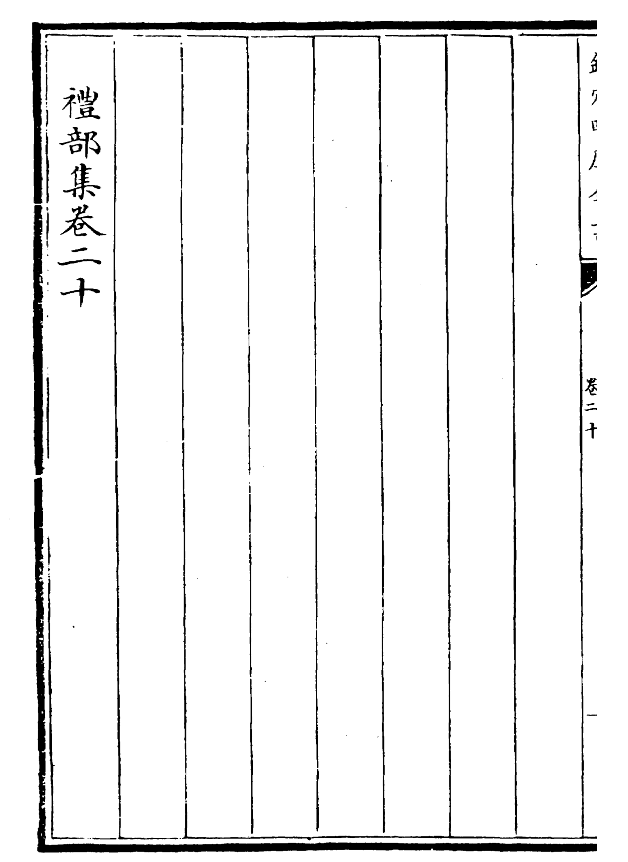
吳氏家述者池州建德令吳正傳父之所著也惟吳

氏蟬嫣有周有周伯父讓德弗嗣來孫于荒子孫以
國命氏爰滋八方逮河南守草秦娆苛布漢寛大于
時治行第一逹賢治嘉氏族丕顯大司馬翊漢中興
強毅忠盛奕葉繩繩靡代不競相我正傳父世植粤
部以茂行芳聞揚於大廷日宣三德以夙世浚明永
念祖考載勤載耔毓彼耿光濬源發祥則此其始昌
也乃誕播厥辭以無忘振揚在昔承章作詩敎德於
魯吳陸居晉世頌有文嫣昂樹碑先烈是徵理翺尊

祖實錄以興至於今日充其斯誼公聽並視不懋于
志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仁人君子之愛其親豈
惟有以悦其天抑又有以被乎人葢惟己之善以達
人之善凡觀感而興起者皆善善而無恨也美哉乎
賢君洸洸乎仁風浪浪乎休聲起乎其盛則邁乎其
前聞也吴方茂厥勳奮民庸國勲進律加復用嘉賚
于祖曾慶流綎綎施于後昆畸人寡思不足以觀其
碩尚秉筆執簡以序我友之勳云耳東陽張樞辭

又

素獲從國子博士吳先生遊先生之學宏深縝密本末具舉使不至擢科從仕亦足以顯其先世列闕觀内外奉公守法風節凛然錫類疏封榮及幽壤猶有待也讀先生此述其先德並及其所存詳而覈宜可信矣臨川諸生危素題



禮部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　集部

禮部集附錄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元有文學政事之士曰禮部郎中吳君諱師道字正傳受性剛方蹈道貞固以仁為經以義為用以規為瑱以禮為度非大公至正不接於心術非忠篤豈弟不見於猷為所謂時之龜龍邦之利器士之標準民之懿則不疚不詒初中終皆可舉也君婺州蘭溪人吳太伯之後

也而滅於越子孫以國為氏播植華裔代有名德若河南守之治行大司馬之功閥廣州牧之廉清左庶子之文學皆載在方册裕于後昆君承是覆露蔚有矩儀四世祖杞自信安來徙曾祖輝配陳氏祖儒宗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進士君生四子長子卒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子臯配柴氏君實季之子父在以大父命為伯父後幼而頴悟長而不羣問學疾力贍視審定大父尤所鍾愛期於有成年十九觀西

山真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於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為是者今則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何王二公之文學而上泝朱子之傳乃述所得於己者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先生先生味繹其言深加敬嘆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遂定交焉心志益廣名譽日聞至治元年辛酉歲登進士第解巾褐為高郵縣丞階將仕郎至官之日疏剔壅滯咸有條理明

達文法吏不能欺漕渠決壞水泄入湖平地泛溢而運道不通君躬董其役築大堤以捍漕渠規堰瀦以藩湖水既成往來頌之三年秋水大發民以菑告君行水所至悉得其實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錄事以覃恩陟從仕郎宣城自昔為雄富之邦在今為兼事所涖地大民豪政冗事繁君載覽氓俗周爰令圖絕其尤遺布其條教當師旅之興丁饑饉之歲事為之制官修其方吏士豫附夫家寬息始而人以為煩久之民安其政天歷

元年戊辰歲徵兵江淮以過闕師掌兵者統馭無狀軍士肆為攘奪舞刀闕戰羣行入市脅市人取財物人憾闕不與則縱火殺傷人城人震慄府縣吏皆閉門自守無敢誰何君歎曰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倘人人辟匿為自完計如一城生衆何乃單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榜掠市門外衆兵譟呼揚言吾屬等死耳錄事持我急我必殺錄事君聞之使號于衆曰錄事在此敢害錄事者前衆不敢動會諸路兵涉道為闕君晝則綜理官

事夜則巡視營落兵衆讋服城人以寧二年而已歳大旱黎民阻饑宣城一縣仰食于官者三十二萬口廉訪使者議賑民以君攝縣事措置荒政先是城人缺食君禮勸大姓得粟三百餘石平估而糶者一萬餘石四墉之内無饑人至是悉名縣民禮勸如初衆皆聽命籍其户為九等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賦饑人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君白廉訪使者轉以聞中書御史得官粟四萬石贓罰錢七百三十定廉訪使者掾出勸分旁郡

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定選郡府公能使以等第分與民

君獨任其三之二與饑民為約束號令嚴整畨更而受

分者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有僞易服來受分居衆中

指其人顧吏曰取彼吏擒之覈問得其情衆大驚以為

神明所以賑其民無不盡其理三十餘萬人皆賴以不

困廉訪使者列其治行薦于朝至順元年庚午歳以疾

予告明年遂歸在官幾五載去之日自始至今宣城之

民誦樂而歌思之元統元年乙亥歳遷池州建德縣尹

階文林郎建徳依山以為縣君能因其俗以清省得其民明年旱其備禦之法如宣城時事學宫庳陋君始至撤而新之以勸衆士郡學有田七百畒為豪右所侵久之不能治郡學以言郡郡下其事建徳俾君究治之君按其圖籍悉以歸郡縣闕後有泉曰清白宋縣令梅聖俞作亭其上歳久堙廢君修而復以厲僚列盗起漳州朝廷出侍衛軍討之次于建徳君拊慰得宜民不知軍在其境建徳素産茶而搉税尤重邑人苦之乃移文所

司極言其敝榷税爲減民以少蘇三年之間桴鼓不鳴細民得職供賦税給公上而已至元末朝廷更化妙柬名儒以教國子令中書右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雅知君時皆在中書提衡稱薦遂自常選中擢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春升博士换儒林郎六館諸生無不敬憚人自以爲得師君在京師未甞事造請惟晨夕坐館中課諸生講明經義表章正學惟恐不及或以爲太嚴者君聞之曰爲人師而可以寛自處乎吾盡吾職

而已逞及其他嘗語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許文正公而後定向非許公見之之確守之之固其不為異論所遷者幾希故在館三年一遵朱子之訓而守許公之法未嘗以私意臆說參錯其間有持異論而來者君辯而闢之曾不少假諸公言于朝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劉公以蓋世之才而為朱子之學其學術之正固無媿于從事然事大體重非學官所專決必廷中集議而後可

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肯即下議未幾咸以為是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薦君堪任翰林國史以為道德性命之明達禮樂刑政之該通操行清白而不愧于古人志節剛方而不狥于流俗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矣時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三月也君素强無疾是年冬忽患痞猶端坐終日講學不輟嘗校江西甄别有序廉訪使者耿公渙闕　器遇舉以為儒學提舉官事上不報後校文江浙士尤服其精允四

年甲申歲江浙行中書大比取士夏五月遣幣聘致君議欲以主文君以疾辭使者以丞相意堅遂委幣而去秋八月疾有加乃反幣且上休致之請遠近聞之莫不失望十七日癸酉遂以疾卒内外闕之際精爽不亂君生於至元二十年癸未歲二月七日壬辰壽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池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初休請

既上朝論惜其去久之乃得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命下而君之卒已久矣所著書蘭陰山房類藳二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下十二卷戰國策校註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註一卷敬鄉録二十三卷君于書無不觀亦無所不通為文章清勁善持論晚益踔絶有史漢風經說明辨剖繹補其所未備啟其所未喻非苟為同異事攻苦而已戰國策一匡高鮑之謬而長短之說遂為成書園池記暇

豫所屬亦足以正名物事淹該敬鄉錄質而不俚詳而
不穢去先賢耆舊傳遠甚君之喪始訃予奔哭之慟將
即窀窆門人徐元以狀来請以揭其墓嗚呼予尚恐言
予友耶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學
藝脩明而德行純脩其出而見于世皆可以為大夫士
君公上賴其成而下被其澤歷世浸久而風聲不替者
由習之于豫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能如
古而士以未成之才輕試于用往往習之非豫而用之

不得其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敗君方泥蟠里閭已負衆多之望一旦起自諸生而受民之寄人皆以為習之於豫而用之為得其宜矣其出而從政也布政學下為世吏師其教于國子也均已成人為時明法朝士拭目大僚引重使得寵永年究遠量束帶立朝何遽不可昔賈誼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值好文之主而迴翔下國中道而沒有志之士于今為慨君以董賈之資而處休明之世抱已成之才而操可忠之勢齒位未極恒化

俄及可勝痛哉嗚呼人誰不死而不忘者存君行修于身澤施于人而言著于後他日祠於瞽宗立于學宫俾逖聽遐觀而後来者勸亦可以不朽矣予掞分于君三十有五年班才不渝而始終如一其知之也深則序之也備愛之也道則言之也公雖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吁嗟予吳君去白日之昭昭襲厚夜之冥冥邈儀形兮既遠尚有考於斯文

東陽張樞文　京山杜本書　河南陳思謙篆額

墓志銘

浙之東州有數君子為海内所師表葢自朱子之學一再傳而何王金許實能闕外利榮蹈履純固反身克己體驗精切故其育德成仁顯有端緒若白雲許先生烏蜀栁先生皆已後先亡没獨正傳吳君則同郡而合志以正誼明道扶持世教為己任者也朝廷方用之成均庶其興起正學以作新斯人而今又亡矣子兹謝病空山卧念斯文契好涕泗時零而君之子沉乃千里致辭

請書長史張君之文表揭墓上又以門人徐元所述事狀欲與銘其玄室且謂磐海内之交相知尤深而敢以淺陋辭乎故緝次而序之曰君諱師道字正傳姓吴氏太伯之裔也高祖諱杞自三衢從蘭溪曽祖諱輝配陳氏祖諱儒宗故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生四子長諱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諱㮚配柴氏君乃季之子應奉公無子以大父命君為後大父愛其頴異欲以續家嗣大父卧起飲食與俱期以有

成稍長課之詩賦經義即詞明理順年始十九覲真西山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聖賢之道豈不在此乎前日自以為適者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文定何公文憲王公之學上泝朱子之傳乃述已所得持敬致知之説撰書質於許公深嘉敬嘆即以延平李先生所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自是凡一辭之末瑩一義之未安輙往復詰問訂定方已於是造詣日深譽望日隆至治元年辛酉登進士第

授將仕郎揚州府高郵縣丞至官之日條理綱紀若素履其事者至于畜泄渠漕拯救民傷民蒙惠利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錄事升從仕郎寧國為江左大郡而憲府臨之君不亟不徐剸繁禦暴賑荒聽獄一以忠信行之凡屬境冤滯憲府委之處決咸稱平反居官五載以疾予告而歸民歌頌追思久而不忘廉訪使者具其治行列薦于朝至元元年乙亥遷池州路建德縣尹官文林郎與民約以清心省事新其學宫專意于教養凡

有堙廢考圖按志悉復其舊宋梅聖俞嘗宰斯邑有泉號清白重建亭其上以激勵僚屬地産茶少而征課重則力言於所司以減免之時值潼寇兵興朝廷遣侍衛親軍討之屯次境内者兩月君撫慰得宜民賴以安三年之間田里清謐二税之外無餘事矣朝廷更化之初選用名儒令中書左丞吕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知君學行時在中書薦擢君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升博士階儒林郎六館諸生素聞君名無不悦服在京

不事請謁晨夕坐館中講明經義表章正學且請立何文定公書院嘗謂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我朝許文懿公而論定向非許公見之之明而守之之固未必不為異論所淆矣誠宜一遵朱子之訓許公之法私意臆說無庸參錯其間摛文之士有持異論者辭而闢之或請以劉文靖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必廷中集議乃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即下議既而是之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

士多爾濟巴勒公尤重儒雅薦君明于道德性命通於禮
樂政刑操行清白志節剛方可任翰林國史未報而君
以生母之憂南還遂移疾上休致之請朝廷授君奉議
大夫禮部郎中命下而君已卒矣先是嘗校文江西甄
別有序又校文江浙士服精允至正四年浙省以幣聘
君主文君弗及往士論尤痛惜之君生于至元二十年
癸未二月七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
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承其家學女一人適同郡

趙虎臣孫男一人池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於銅山鄉中徐之原以深祔焉嗚呼君之學行傳之門人弟子信于朝廷功有所立德有所成著書續文各若干卷長史張君旣論述而表顯于墓矣乃本其師友端緒而為之銘曰

聖賢之道具是成式世迷其宗乃鮮知德買櫝還珠蔓延荆塞愿恭色莊誇危欺黙不有先知孰祛尤慼偉矣吳君剛明易直探端泝源正其學植理一分殊擴充意

極高仰堅鑽淵窺海測日省時維躬行心得敷教成均
實宣乃職克振綱紀凡為規則胡不百年康民華國幹
摧儒林罔不傷盡金華峩峩泉源湜湜來溉來瞻攷斯
貞勒

京兆杜本撰并書篆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
制沉告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内靡不聞然知而

尤詳者莫如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
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與濂于先生固弟子
行幸執筆從士列感餘教所暨且與沉友雖老矣寧敢卒
辭先生吴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于學不
督而勤始為文辭輙驚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
悔初所為非是即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
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敬禮之授
以所受心領意繹日開歲化斂戢充擴克削就規矩燃

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
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
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檢下
兵白晝揮刀戟走怖市人取資貨不與輒縱火焚廬舍橫甚
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視民慼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
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搒
掠示衆衆譁譟大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
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喻其衆曰錄事儒者易殺敢

殺者來錄事不汝禦也衆𥈭眙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饑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賑饑悉召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六百石饑者以不殣死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掾吏出貸旁郡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

有既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于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條教修完事治奸息廉訪使者薦於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𧦬侵郡學田七百畆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繩豪𧦬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明行高宜為人師名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升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

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吴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揖問開以機鑰皆嘆服去先生因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絶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向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内艱歸明年江浙行中書省當大比聘先生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于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

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梟世父卒無子以考命後之卒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沉也一女適趙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涵蓄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矯有蘭溪山房類藁二十卷易書詩春秋皆有雜說通十卷戰

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録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于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抉疏闢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卒未有由其説而大有為于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早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于道施其緒餘于郡邑已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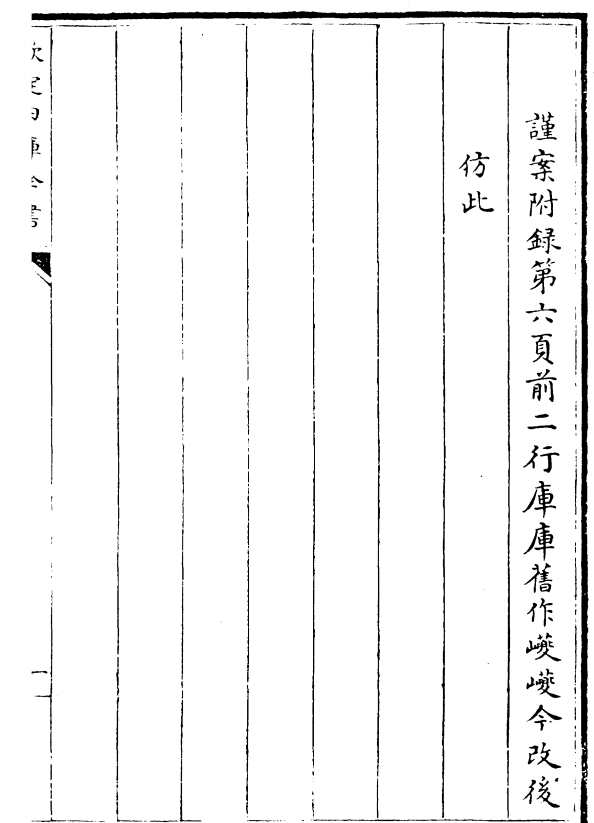
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被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覩致力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于日其或善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於躬用見乎世徹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包地含岳立川流區區霸功寔悖于道畀

曲偏岐膏薪之耀歷世二千濂洛擴之有亥而南考亭
拓之夷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彼昏不
由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陷于泥塗惟婺有傳考亭之遺
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
燁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猶精崇庳一致繩豪
鋤强煦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
斆帝曰女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玄端
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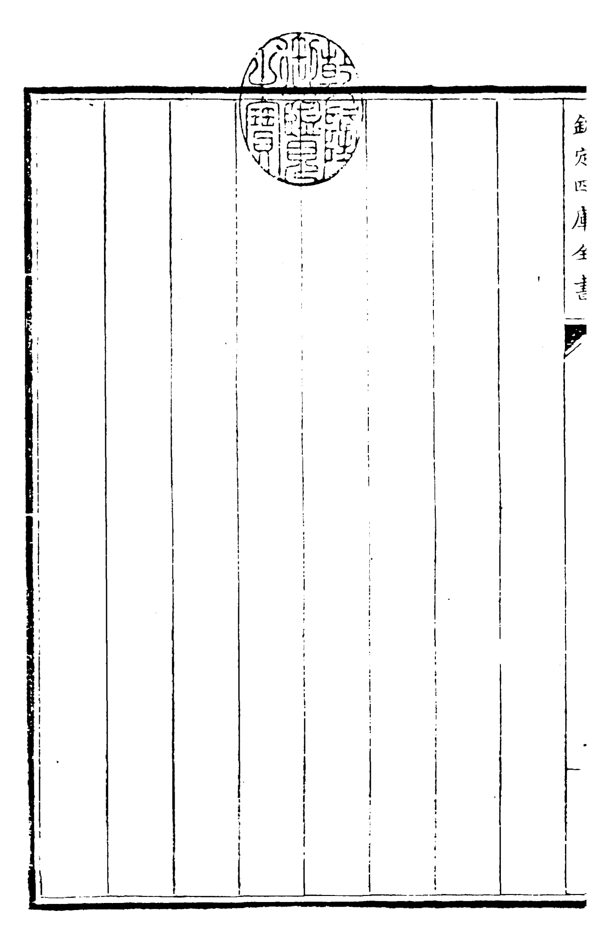
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覯其書將考
於為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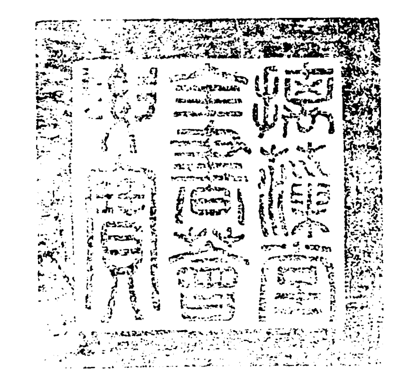
禮部集附錄



謹案附録第六頁前二行庫庫舊作㠁㠁今改從

彷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